

> 掌故

杨慎、李元阳与“正塔池”

□ 魏向阳

大理人民引以为豪的崇圣寺三座宝塔,从修建至今,除历经上千年风吹雨淋外,还经历过30多次严重地震的考验。其中,在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地震中,大理古城的房屋绝大部分倒塌,千寻塔也折裂如破竹,可十天后竟奇迹般自行复合如初。1925年的大地震,大理城乡民房倒塌严重,而千寻塔只震落了顶上的宝刹。

围绕着崇圣寺三塔傲立千古“永镇山川”的奇观,紧邻着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的三文笔古村里,还有一个“正塔池”的传说,与明代嘉靖年间因“大礼议”案充军云南永昌(今保山)的四川状元杨慎和大理著名文人李元阳有关。李元阳是明代中期历任分宜、江阴守令,迁户部主事、监察御史、荆州知府,后弃官归隐还乡三十年,专心著书立说的大理白族文人。他因世居大理太和苍山十八溪中,故号中溪,先后纂修嘉靖《大理府志》和万历《云南通志》两部重要文献,是明代云南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。

明朝年间,大理发生了一场地震,把三座古塔之中的主塔——千寻塔震歪了。

贬谪云南后前来大理拜访文朋好友的杨慎,与李元阳等大理文人在苍山之麓聚会。一天傍晚时分,杨慎与李元阳等文人雅士同游点苍山归来,便顺路走进崇圣寺游览。正好遇上寺中龙女花(即传说中的上关花)盛开,亭亭玉立的树影,洁白如雪的花朵,令他们一行人如痴如醉。他们听说过:龙女花是世上的奇花,传说是龙女的

化身,平时每朵花开十二瓣,闰年开十三瓣,据说其花瓣还能医治百病。众人兴致正浓,便在塔院里摆酒设宴、观花赏塔。

塔影月色中,把酒言欢间,状元郎杨慎诗兴大发,仰望高耸云天的三塔,出口成章:“置酒三塔下,骋望三塔巅,三塔不可上,杳在白云天。”李元阳听后,不禁感叹道:“三塔的确雄伟,可恨前不久那场大地震,把大塔震得歪朝北边去了,塔檐的砖块也震落了一些,塔身也留下了裂痕。”杨慎接着说道:“太可惜了。我们不能等闲视之、袖手不管。你快想法筹款,把塔好好修一修。我来设法正塔。”他们正说着,走过来一个和尚插话道:“你想正塔啊?我想了很多办法都没做到!状元公,要是你能把塔正过来,我愿变作一棵山楂树。”杨慎听了正色道:“好,一言为定。三年之内,我若是不能把塔正过来,我愿变成一池水!”

李元阳知道这种事只有神仙才能做到,只怕状元公吃亏,赶忙在中间打圆场。但杨慎不听,执意就是要赌一把。

第二天,杨慎就请来一些人,在千寻塔的南边挖了一个大池子。那位和尚走来看了看,便挖苦道:“状元公,你这是‘未曾出兵,先找退路’啊。以后要是有人问我,这个水池是哪个挖的?我就说是你状元公变的,好不好?”

李元阳等人也正在为这个做法感到纳闷。杨慎说道:“塔基的南边让水泡透了,地块就会松软些,塔的重量会

让塔自身朝南边倾斜,这样慢慢地就会正过来啦。正塔最多只要三年时间,你信不信?”

李元阳听了,觉得很有道理,就相信了。他按照杨慎的要求,马上去找他的亲戚朋友和学生募集资金,接着又请来工匠修好塔檐,弥合了塔身的裂缝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弹指一挥间又过了一年。人们禁不住再次来看看塔,觉得千寻塔看起来似乎正了一点。再过了一年,又来看,觉得仿佛又正了一些。到了第三年,又再来看,好像大塔完全正过来了。那个和尚感到十分奇怪,同时也感到非常高兴。有一天晚上,他做了一个梦,梦中见到有一根石柱子插在一堆土上,石柱歪朝北面,然后又见有一股泉水从土堆南边流过,石柱就慢慢正过来了。和尚醒过来后细细一想,不禁恍然大悟:原来状元公挖水池就是为了正塔啊!不由得深深对杨慎的聪明才智敬佩不已。

后来,人们为纪念状元公正塔的功劳和智慧,就把那个水池称作“正塔池”。

颇有传奇色彩的“正塔之说”,从力学角度讲,还真有一定道理。我曾经看到过有关利用力学平衡等原理矫正或校正“斜塔”的报道。

“正塔池”与正塔的传说似乎已不可考,但古时文人雅士爱护古塔、维护文物古迹的所作所为或是传闻轶事,毕竟为巍然屹立千年的古塔流传下一则佳话,非常值得我们后人尊崇和褒扬。

> 天伦

和奶奶一起晒太阳

□ 马其军

“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,一只麻雀偷偷上了我家的房,邻居家的狗在叫着汪汪汪,我懒洋洋,我暖洋洋,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……”单曲循环播放赵照这首《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》,让我的思绪飘回到童年的时光。

小时候有一年冬天特别冷。我的手冻得又红又肿,活像刚出笼的馒头。奶奶拽着我到院子里晒太阳,老院子的阳光总是暖烘烘的,懒洋洋地洒在青石板上。我们挤在那张磨得发亮的旧木椅上,阳光像有魔力似的,一点点赶走了身上的寒气。冻伤的手被晒得又痒又麻。我正觉得难受时,奶奶拿来几片生姜,在院角的火堆上烤得微微焦黄。她拉过我的手,用温热的姜片慢慢揉搓着冻伤的地方。那股暖意透过皮肤渗进来,原先钻心的疼痛就这么不知不觉地消失了。

奶奶那件洗得泛白的藏青色布衣上总带着淡淡的樟木味儿,仿佛把整个旧年月都藏进了衣褶里。我蜷在她暖融融的怀中,冬日的日头懒洋洋地斜照进来,把她脸上的皱纹映得金灿灿的。那些深深浅浅的纹路啊,

活脱脱像老树根须爬满了面庞。她哼着不成调的山歌,院里的杨树枝头麻雀叽叽喳喳闹个不停,隔壁的大黄狗见着生人就扯着嗓子汪汪叫。

每年冬天,我最喜欢和奶奶一起晒太阳。奶奶虽然不识字,可我就是爱听她讲那些老故事——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。她总说自己年轻时日子苦得看不到头,现在总算熬出头了,老是念叨着要记住共产党的好,要不是他们带着咱们往前走,哪儿来现在这样的好光景呢。

上高中那会儿,课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,我几乎没怎么去看过奶奶。整个寒假我都窝在家里啃书本,直到有天听妈妈提起奶奶生病了,心里咯噔一下,立马就往她那个老院子赶。到了那儿才发现糖尿病引发的并发症让她的双脚肿得厉害,走路时再也看不到从前那种轻快的脚步了。她就那么整天躺在床上,时不时发出一声叹息。

那天太阳暖洋洋的,晒得人心里也跟着软绵绵的,我忽然就冒出了个念头——把奶奶背到院子里去。我找了张躺椅让她舒舒服服地靠在那儿,自己搬了个小板凳紧挨着她

坐下。阳光像温水一样漫过全身,我一边轻轻地给她揉着肩膀捶着腿,一边瞧着她脸上慢慢绽开了那种许久未见的、浅浅的笑意。

高考我没有发挥好,索性去当兵。临走那会儿,奶奶死死攥着我的袖口不肯松手,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,我这辈子头一回见她哭成这样。新兵分配的时候,我自个儿申请去了几千公里外的边防哨所。大冬天跟着队伍在雪地里摸爬滚打,手指冻得发麻时,总会想起老家院子里和奶奶一块儿晒太阳的暖和劲儿。有时候累得真想甩手不干了,可一想起奶奶抹眼泪的模样,就又咬紧牙关把枪攥得更紧了些。

如今,每到冬天休假回家,我就爱搬个小板凳在太阳底下挨着奶奶坐着。那光线照在身上软绵绵的,把整个下午都染成了金色。奶奶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的,每一条都像是藏着好多没讲完的故事。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,时不时有麻雀从屋檐下扑腾着飞走。这样的午后啊,真是舒服得让人不想动弹。我在心里悄悄盼着,往后还能有这样的冬天,一年又一年。

> 背影

一瓶五粮液

□ 周祖平

有些事转瞬即逝,有些事怎么抹也抹不去,30多年前第一次与仁兄施怀福喝五粮液的情景历历在目,成为我恒久的记忆。

30多年前,靠40多元钱工资吃饭的我们,一般是买不起五粮液、茅台酒喝的,除非是有什么特殊事要办,才会咬咬牙买一瓶去送礼。可是,在部队服役、无事相求于我的施哥,却给我带来了一瓶五粮液,让好酒的我欣喜无比。

1988年,那时的五粮液86.3元一瓶,我的月工资是49.5元。即便是过年、过节、过生日,我也根本舍不得花将近两个月的工资去买一瓶五粮液喝,能买7角一斤的苞谷酒喝就不错了。那年8月28日,是我年满26岁的生日,我已参加工作5年,和绍杏结婚一年。施哥是绍杏的大姐夫,当然也是我的大姐夫。仁兄施怀福一家三口到我家庆贺,带来了一瓶五粮液,这是我当时见过,但从来没喝过的最高档的酒,我从心底里感谢施哥的厚爱。

那晚,我炒了一盘猪肉,炸了一盘花生米,再炒两个小菜,煮一碗青菜,这就是我的生日餐了。摆好菜,我们两家人坐定后,我拿出两个酒杯摆好,然后,拧开五粮液瓶盖,先给施哥的酒杯倒满,再给自己的酒杯也倒满,一抿,二咽,三回味,慢慢品完那瓶满屋飘香的浓香型五粮液,许久,还口留余香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,精精瘦瘦、1.65米高的施哥,26年如一日,一直在部队服役,一步一个脚印,多次立功受奖,从一名战士成长为一名正团职干部,于1999年1月退休。退休后的施哥军人本色不改,严以律己、刚正不阿、勤俭持家,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。

施哥除关心我的生活外,更关心我的为人做事、关心我的成长。有一次,天已黑,我酒醉了,在回家的路上,见一辆东风货车停在路中间,就跳起来踢了一脚驾驶室的门,惹得那驾驶员冲过来伸出拳头就朝我脸上打,我也毫不示弱,挥动拳头就打。我俩扭打成一团,一个不让一个,打得鼻青脸肿,血流满面,后来在路人的竭力劝阻下才松手去医院包扎。

第二天,施哥知道此事后,专门到我家来看我,看着我脸上的伤,耐心地开导我:一个人,要有理想、要有追求。遇事一定要冷静,特别是酒后,不要鲁莽,不要随便动手打人,对别人对自己都不好。不然,一事无成……我记住了施哥的话,从此以后老老实实做人、认认真真做事,不再惹是生非。可以说,施哥这次对我的开导,话语虽然不那么重,但对于我以后能健康成长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。

在这段日子里,我也曾和施哥对饮过几次五粮液,可我总觉得始终没有第一次喝五粮液那么香、那么醇。多么想和施哥对饮几次五粮液啊。可今年11月3日,施哥走了,71岁的施哥离开我们,永远地走了,我再也不能和施哥对饮,心里空落落的、鼻子酸酸的、眼睛湿湿的,30多年前和施哥第一次喝五粮液的情景,成为我恒久的记忆……